

## 艺文消息树

## ■《烟火漫卷》| 迟子建新长篇面世

最新一期《收获》(2020年第4期)刊登作家迟子建长篇小说《烟火漫卷》。穿行在《烟火漫卷》中的每个凡人,几乎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迟建国驾驶的爱心救护车,仿佛人性的犁铧,犀利地剖开现实的种种负累,满怀忧患地勾沉历史深藏的风云。不管是生于斯,还是来归异乡,他们在来来往往中所呈现的生命的经纬,是大地的月影,斑驳飘摆,温柔动人,为长夜中爱痛交织的人们,送去微光。迟子建以爱流细腻、细腻生动的笔触,燃起浓郁的人间烟火,柔肠百结,气象万千。一座自然与文明、东方与西方交融的冰雪城市,一群形形色色笃定坚实的普通都市人,于“烟火漫卷”中焕发着勃勃的生机。评论家王春林说,艺术形式层面中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之一,就是对“草蛇灰线法”的成功设定与运用,最终实现对人性和命运的双重追问和追问。《收获》另有徐皓峰中篇小说《白色游泳衣》。

## ■刘慈欣作品漫画版| 世界听见了中国科幻声音

据《新京报书评周刊》报导,《刘慈欣科幻漫画系列》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刘慈欣创作的《梦之海》《乡村教师》等名篇,在全球二十多位获得国际大奖的漫画家共同创作下,以图像化的方式与读者们见面。而在刘慈欣之外,越来越多优秀的中国科幻作家开始崛起,都景芳的《流浪苍穹》、陈帆帆的《荒潮》都在近年被译介到海外,美国韦尔斯利学院东亚系副教授宋明炜将这股兴起于世纪之交的中国科幻热命名为“中国科幻的新浪潮”,他认为以陈帆帆、韩松、王晋康、刘慈欣等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创造了中国科幻发展的黄金时期,科幻小说本身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新浪潮,开始进入学界、大众的视野之中。

## ■毕飞宇对话张莉| 探索小说之道

在畅销十五万册的《小说课》里,毕飞宇鞭辟入里地分析了中外短篇小说中的体格与筋骨,而在这本《小说生活》中,小说家毕飞宇与批评家张莉进行了极具激扬的文学对话,他们从毕飞宇的童年谈起,从阅读到写作,从小说到电影,既是读者又是文字的试验者,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小说家是如何真诚、热情地探索小说之道。“当我以一个小说家的身份注重日常问题的时候,我在骨子里是痛苦的。”“其实我总觉得,写日常对一位作家是个考验,以大开大阖的剧烈命运吸引读者不难,如何写出平凡生活中的不平凡,从日常生活中发现‘戏剧性’是一个挑战。现实,日常,怎么也不该成为一位作家的盲点。”“你不在日常上下功夫,所谓的塑造人物往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同样,如果这个日常不通过人物的动态体现出来,我们所说的日常就很难散发出它的魅力。”

## ■小贝盲盒| 3000本书中精选8本

更多人认识贝小戎,是从三联杂志的“书话”“思想”等专栏及其公众号文章里。他像一座小型信息通讯站,国外与书相关的新鲜事,哪个什么作家又出新书啦,哪家大报发了什么书评啦,他总能第一时间捕捉到,告诉大家。日前,贝小戎从3000本他推荐过的好书中,为预算不多、读书精力有限的人,精选8本书,做成“小贝盲盒”,送给大家,这些书包括《伟大的探险家》《美的历程》《第一口:饮食习惯的真相》《现代建筑:一批批判的历史》《土摩托看世界:行走的力量》等。

## ■农民诗人陈年喜| 书店线上义卖诗集

农民诗人陈年喜出生于1970年,高中学历。1999年外出打工,成为十六巷道爆破工,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矿山。其间写下代表作《炸裂志》,曾获第一届桂冠工人诗人奖。得知陈年喜被确诊为尘肺病,止间书店定义卖陈年喜诗集,所得全部转给陈年喜用于治疗。

活动组织者表示,知道陈年喜是因为纪录片《我的诗篇》,对陈年喜的印象尤其深刻。拍片时,他是一位井下爆破工,是提着脑袋讨生活的人。他的诗歌是这位负重前行的中年男人抵抗命运的方式,也是他对苦难生活的高亢而激烈的回应。他的诗歌质朴动人,字里行间喷薄而出的是顽强的生命力和对生活的感悟,他说“再卑微的骨头里也有江河”,他的文字有一种穿透力让我震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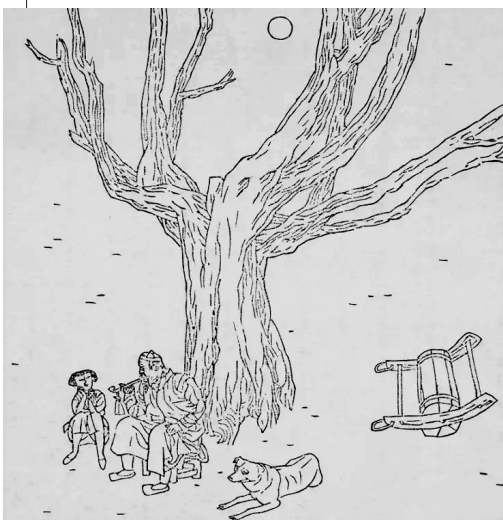
## ■方君璧| 归国日记记录见闻

李志敏在《读书》撰文,现代中国知名女画家方君璧早年留法,久居海外,毕生以融合中西艺术为志业。1972年,方君璧回到阔别23年的祖国,在方君璧的作品中,画风亦为之转变。画下大量写的归国日记中,记录了她的参观见闻。

方君璧每到一地,最重要的工作是写生。新的景物,新的生活,让她每天都处在兴奋和强烈的绘画渴望中。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是明清两代的大庙与社稷坛,遍植古柏,参天蔽日。中山公园更有七棵辽代兴国寺的大柏树,已逾千年,苍古遒劲,美不可言。方君璧在没有参观安排的日子里,常在此流连作画,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她在日记中说:“人生无几,我愈来愈想画了。”这次回国,她共画了一百二十多幅画,早年空灵、忧郁的东方气韵,被质朴、明朗、欣欣向荣的现实生活所取代。

(李树泉整理)

连环画《呼兰河传》选页↓



↑木刻手制书《呼兰河传》选页

稍有些人人生经历的人,都知道,因为挂念,我们总试图去和那些不在世的人对话。用什么方式对话呢?有人用梦境,有人祈用神灵,有人以弦以歌,有人则用画。

“……那份创作的冲动和过程的享受,历历如昨。因为那是一次用心……的对话,用情……的交融。真如‘大哭’后的释怀。”

说出这番肺腑之言的,是画家侯国良。令他用心用情以“画”对话的人,是萧红。而这样的对话,于他和她,30年间竟进行了两次。

团队几批人马历经3年的打磨,已变成了一部重达8公斤的大书——由黑龙江美术馆出品的木刻手制书《呼兰河传》问世。他和萧红的这次跨世纪对话,有着传统民间艺术的浸染,更充满着21世纪的IT硬科技元素。这个由黑白线条描摹的画境,不禁令有些“震惊”,这竟跟当年他驱车采风呼兰河畔的某一个场景不谋而合:

“一次秋日去呼兰城的路上,河边大片毛枣子比汽车还高,淡淡的、密密的细线条,夹着残存的秋叶,在夕阳下随风轻轻摇动……”也许,那时的侯国良已经和30多年后的这个木刻手制的《呼兰河传》,在精神上有了某种契合。

完成这次画家和作家跨世纪对话的关键人物是张玉杰。作为黑龙江美术馆馆长,张玉杰心中有一份自豪,那就是他对黑龙江版画的推崇和极力推介。此情找到突破口,是几年前和画家侯国良的一番茶余对白:“侯老师,我想出一个版画作品”,话音未落,侯国良脱口而出:“呼兰河传!”就是这样的默契,使后来的3年里有不断加入的关键人物陆续出场——

王绘,中国美术家协会插图装帧艺术委员会委员、哈尔滨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版画专业科班出身。王绘被张玉杰的这份版画情结所打动,他决心做一个大胆的尝试。他先将连环画《呼兰河传》的每一幅画都扫描进电脑,再用专业技术软件去掉杂色部分,“提取”画作中的线条。这种“提取”无疑先是遭遇了“翻车”。原画作中的有些线条,在“提取”后断得七零八落。王绘请来画家本人,让侯国良在电脑上补画那些断了线的部分,为即将呈现的木刻补足跌落在现代电脑中的“魂”。

邵立平,国家一级民间工艺美术家,国家“非遗”木版年画传承人,居住远在陕西凤翔。他受张玉杰所邀,为这部独特的《呼兰河传》雕刻旧日时光。他将电脑提取线条后修复绘制好的画作图样,贴敷到梨木板上,用民间木版年画的技法,一刀一刀雕刻那些风景和人物神态。侯国良的原作,多是短而有力的线条,人物的头发和服饰线条错综复杂,表情生动多变,这一切都考验着邵立平手中刻刀的功效。他说,每一次雕刻都需屏住呼吸,确保万无一失。更为艰难的是,萧红原著中的语句作为画面旁白有大量的宋体繁体字,这挑战着邵立平刻版生涯中的极高难度。

呼兰河,承载着黑土地上艺术家们的情愫,也深藏着一把后人可以同萧红隔空“对话”的秘钥。如今,我国著名连环画家、线描大师贺有直先生题字“呼兰河传”的木刻手制书,已经完成全部制作。这是一部由梨木、宣纸、手作、雕版印刷等传统技法盛装打造的珍贵典籍。据说,此书印制数将不会超过50套,均作为馆藏和对外交流所用。

2020年,萧红逝世78周年,恰逢《呼兰河传》发表80周年。哈尔滨市图书馆品牌活动“一书·一城”,以“雕刻经典,手作书香”为主题,为这部木刻手制大书做了“杀青”仪式。以“画”对话,向萧红致敬。是为纪念,也为传承。

萧红,你听得到吗?



第一次对话。  
那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过了不惑之年的侯国良,在美术创作上已小有成就,而心底那份要“读懂自己”的强音,伴随着而来的是乡愁。1946年出生在黑龙江泰来农村的侯国良,和在黑龙江呼兰河畔生活了短短十几年的萧红,心底里有极大的共鸣。虽然他的降生和她的童年相距20余载,但同是北方大地,同是乡风村景,萧红的呼兰河很自然地向着他的笔尖流淌。

于是,侯国良用46个独幅画构成的连环画《呼兰河传》,同萧红对话。在画家的情感浸润下,《呼兰河传》中的民俗、民风、民祭、民生,是淡淡的、凄婉的、平平常常的、细腻的、旧的退了色的,不时荡漾出丝丝孤苦和寂寥,让后来看画的人很是揪着心。同萧红的首次对话,是用工笔勾勒,用土黄的纸底做衬托,像梦境一样模糊又有些情节诡异的跳跃,真真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茅盾)。

第二次对话。  
就在近些日子,已过古稀之年的侯国良,十分吃惊地看到,自己30年前创作的连环画《呼兰河传》,经过一个

中国一重厂办大集体拥有38年的历史,最多时拥有上百家企业近1.3万名大集体职工,历史矛盾与问题十分突出也很尖锐,群体上访如家常便饭。曾有人形容说:厂办大集体改革不光是个地摊群,更是毒炸弹。面对这种状况,党委班子不躲不避,特别是2016年5月党中央派刘明志同志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组建了新的领导班子后,对厂办大集体改革高度重视,一致认为厂办大集体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的重大部署,是推进企业改革脱困的重要举措,厂办大集体问题不解决,公司改革脱困也不会有突破,厂办大集体改革是早改主动,晚改被动,只要公司有决心有信心,在上级组织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帮助下,厂办大集体改革工作是可以搞好的。为此,科学统筹,扎实推进,为68户集体企业的12408名集体职工发放了安置费。一举解决了困扰企业多年的大难题,平息矛盾,轻装上阵了。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年轻时也有过在大型国企工作经历。改革开放大潮波涛汹涌之时,当南风北渐,市场经济阔步走进历史进程的时候,北方的老工业企业陷入被动,失去了当年生机勃勃的风采。特别是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末,齐齐哈尔工业改革进入到最艰难困苦的阶段,“八大国营”遭遇秋霜严寒,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相繼陷入低谷。20多年前的1998年,嫩江流域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伴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是企业职工的下岗大潮。我所在的企业,面对萎缩的市场,产品没有销路,生产出来也是积压。车间里门可罗雀,人走机停,毫无生气。工人们下岗的下岗,放假的放假,各奔出路,许多人南下打工,有在外面安装维修机床的一去不复返,还有一批手持瓦刀,自行车后绑

连载3

□宋成君 江仲

## 用爱情之外的故事讲述爱情

许鞍华电影的特有属性

□陈茜英

观看之道

纪念埃尼奥·莫里康内

□阎逸

在线艺术

许鞍华是不曾讲述爱情的,如果你看过她的爱情电影,会有这种强烈的感觉。

但她又在不断地述说着爱情,用战争,用漂泊,用离乱,用小人物的卑微与隐忍,用命运的倾覆与和解。

《倾城之恋》《半生缘》这些充满着情爱表达的片名,实际上却充满了一把子同命运挣扎与博弈的力道,还有那一杯不得不把苍凉生活一饮而尽的无奈茶饮。《黄金时代》虽然讲述的是萧红跌宕起伏的一生,却仍抛出了一条她与萧军之间的爱情这一主线来贯穿其中。尽管许鞍华在电影里对萧红这一人物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尽管她的拍摄手法极其克制和极尽探索,但是那种在乱世里漂泊的爱情,是深埋于心的情感矿藏还是生存本能的莫名驱使,恐怕还是萧红留给后人的一个未解之谜,也是许鞍华不动声色地呈现给观众的一处绝妙之笔。

因此,许鞍华的爱情实则是在讲述庞大的宿命。那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另一种声音。我们始终知道,那个世界迢迢遥遥又近在咫尺,偶尔也会一去不复返。

曾坦言不喜欢看爱情故事、不喜欢拍男女关系,一生未有感情生活波澜的许鞍华,却拍出了最是人间烟火处的爱情故事,那是琐碎市井生活背后不泯的人间温情,也是她荣获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的最好说明。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是一部市井普通人的生活描摹手冊。斯琴高娃扮演的姨妈叶如棠和周润发扮演的风流老潘之间的男女纠葛,你说是爱情,它却充满了谎言和欺詐,你说不不是爱情,它也闪烁着幽微光芒,让人忍不住微微心动。最终,却也是灼了肺腑、伤了筋骨。

电影向我们重新解释“世界”和“人”,而电影配乐则更像我们的情绪、呼吸和心跳,从混沌中逐渐变得清晰起来,仿佛一切都触手可及,仿佛某段记忆中苦苦挣扎的影子。观看/聆听的过程中,莫里康内这样的配乐大师秘密传递过来的,不只是流动的旋律,还有灵魂的冥想与追问,以及一曲难尽。电影散场了,一颗心却不再平静,故事画面在脑海里反复播放,音乐犹在耳畔与时间同行。好声音不能拯救烂电影,但好声音可以让人在狂欢与喧闹的时代里,有足够的力量察觉到梦境的图像与声音,充满文学式的色彩和哲学式的沉思。

莫里康内的音乐几乎涵盖了所有题材的电影领域:西部片、喜剧、正剧、悲剧、惊悚、恐怖、浪漫、艺术片……风格跨度之大,融合元素之丰富,旋律辨识度之高,更是无人能与之匹敌:古典、爵士、流行、摇滚、电子、先锋实验、意大利民族音乐……而真正让莫里康内声名鹊起的,则是他为“意大利西部片”创作的配乐。我一直都认为莫里康内是为西部电影写配乐总论的那个人,这么说并不夸张,他的音乐早已缔造潮流,成为无数后进竞相模仿的对象。莫里康内不但发明和创造了己的音乐风格,他还和赛尔乔·莱昂内共同创造了一种影音完美结合的西部电影语言。

初次接触莫里康内的音乐始自《荒野大镖客》(1964),知道他的名字是后来的事情。为了上座率,这部电影不得不伪装成美国片,莫里康内的名字不得不改叫唐·萨维欧,导演莱昂内不得不叫鲍勃·罗伯森,只有美国人伊斯特伍德依旧用本名。被篡改名意味着作者真实自我的消失,从而成为主动的他者。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加上对好莱坞缺乏好感,以后的很多年,莫里康内坚决不说英语,甚至在一次访谈中说:“《荒野大镖客》是莱昂内最差的电影,也是我最差的配乐;其他的更成功一些,比如《教会》《美国往事》和《黄金三镖客》。”

都能看得见的薪酬基数极大地激发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各项指标的优化增长,也带来职工工资的大幅度增长,工资收入从改革前年均4万左右,到如今的年均超过7万,几乎翻了一番。薪酬内的差距也在拉大,中层干部收入最高与最低相差超过三倍,技能工人可以挣到更多。五条通道的打开,差异化薪酬分配的推行,使企业摆脱了平均主义以及论资排辈日习惯的长期束缚,“大锅饭”终于被切断了根,寿终正寝了。

作为一重工厂董事、工会主席、改革办主任刘长初的话讲,解放思想大讨论,突出了一个“变”字。而全面深化改革,突出的是一个“活”字。等待得太久了。他说,一重历史上经历过数次大起大落,也曾经通过改革重新走向正轨。然而改革成果却不能持久,原因是在改革不久后,就在制度上开始松懈,回潮,最后变成一个死循环死度。这次的改革力度大,科学性更强,效果显著,其中全员签订“两个合同”,实施薪酬“5个倾斜”和打通人才“5个通道”,我们叫“255”员工激励机制。其核心就是要让企业走向市场,让员工工入与市场竞争力。这套新体系解决了干部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薪酬能增能减的问题,同时也向“等靠要”,缺乏市场观念的痼疾开刀动手术,这就是这次改革与以往历次改革最大的不同。

改革成功不易,但巩固成果更难,没有机制支撑容易打回“原形”。从2016年以来,一重改革办每年都会重新梳理改革事项,出台新的改革方案,压在几堆上,条条都有推进的时间节点,使改革逐渐走向深入。

刘长初充满自信地说:对于改革成果的保护,不能

编剧用最惨惨的两个要件来设定人物——年老和没钱,让人不禁怀疑他骨子里的冰冷。卑微的人物没有一丁点喘息的机会,就连姨妈的梦想(用仅有的养老积蓄投资墓地)都是编剧隔着泪点投射给观众的,她的结局注定是被生活打得鼻青脸肿,然后被狠狠地碾压在注定卑微的来路上。

这种人物的设定我是不忍去看的,它会让你产生更窒息的无力感,让你在嘴角微微上扬时,却又忍不住眉角低垂。所以有人说,这部影片的视角是俯瞰的,是高高在上的,它的悲悯也是表层的,没有过来人的宽厚和洞彻生活后的宠辱不惊。

许鞍华是喜欢改编张爱玲的小说的,她觉得张爱玲的文字“是在很好的时候带来的礼物”。她拍摄的《倾城之恋》,虽然不算她满意的作品之一,但它最大程度地忠于了原著。对于我这种视觉文字“保守派”来说,我比较接受她这种“撒手造纸”的创作手法。所以在看了她的电影《倾城之恋》之后,唯一的感受就是:真正的情感就是这样的,无需说,也不忍说。

爱情总在爱情之外。许鞍华一直在用爱情之外的故事讲述着爱情,她也用爱情讲述着与爱情无关的生活隐痛。

说到许鞍华荣获第77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就要按着她的电影时间脉络来回望她的电影。一个成功的导演,也注定是与她的电影一同成长起来的。她年轻时注入电影中的对世界的理解,她奋力指出的社会深处的脆弱,她急于改变的现代社会的精神荒芜,都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蜕变成更深沉的悲悯,更深刻的领悟,更平和的接纳。

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从新鲜的视觉与听觉经验中感受到狂暴的感情和无法回避的人性潮汐。在这部电影里,莫里康内摒弃了昔日西部片所惯用的美国民谣和科普兰式管弦乐的传统手法,当口琴、口哨、电吉他、犹太竖琴和鼓声一个接一个出现时,一个蛮荒世界的诗意情绪被内心的重量抓住了,巨大的虚空在时间身上不增加也不减少,痛快淋漓的音乐呼应着心灵,预示行动与结果。这部电影的配乐带有鲜明的实验性,用电影音乐评论家杨大林先生的话说:“世界电影的旋律中首次出现了模拟风鞭的清脆响声、铃声与教堂的钟声以及人声合唱短句那带有戏谑意味的器乐化运用手法。而最简单的乐器——口哨,也成了影片主题曲的主奏乐器。”

莫里康内与莱昂内共同合作了“镖客三部曲”和“往事三部曲”(《西部往事》《革命往事》《美国往事》),时间长达近20年。20年,电影里的人依然在善恶之间游走,是史诗般的音乐论文早已写好,故事只是其中的论据。和《荒野大镖客》一样,《黄昏双镖客》的片头主题依然带有枪声动效,口哨、吉他、人声合唱、怀表的乐音,依然给人一种无法言喻的激动。《好坏丑》(《黄金三镖客》)在情节和人物置上则要复杂得多,在这部电影里,莫里康内开始显示出他作为一位作曲家所拥有的无尽灵感,除了更多的枪声,前两个主题曲中的戏谑、幽默与粗野的气息,再一次汹涌而来。影片的结尾,被称为“莫里康内御用女高音”的意大利歌唱家艾达·戴洛尔索首次出场,接下来,她在《西部往事》中那段牵动人心的怀旧情绪的无言咏叹,将与电影一起成为伟大的西部挽歌。

如果说莫里康内早期在西欧影片中表现着粗犷、沧桑、洒脱如狂沙十万里的音乐气势,那么,在他后来的作品中则更多地渗透着丰富、睿智、细腻的人生体验,他为朱塞佩·托纳多雷的“回乡三部曲”(《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

这同样作用于她的拍摄手法上。早期的新浪潮主义代表作《投奔怒海》,风格凌厉而简约;琴娘的眼睛、阮主任的疤痕和芥川先生燃烧的身影,电影的意象一个个叠加,连接了虚幻与现实,直证那个吃人的时代。《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姨妈离开上海时那个美丽得发光的上海的早晨,是她永远也无法拥抱的一个梦。而《黄金时代》里最让我心动的是哈尔滨的街景,斑驳的老道外,雨中的黄房子,暗褐色的圈楼和阳台,无不渗透着城市的忧伤。这忧伤,是萧红忧伤灰色的灵魂,像一个空洞,游走在她的命运与微不足道的人生里。

当我一路回看到许鞍华的“越南三部曲”之一的《投奔怒海》时,终于明白为什么她的作品里战争的气息总是挥之不去——《倾城之恋》里的香港沦陷,《黄金时代》里的香港失守,《投奔怒海》里每一个被战争阴影笼罩的人物……都在这巨大的命运幕布前显得那么渺小。而这些也是我能找到她在电影里将诸多情绪融入到时代中去,又从时代反思到个人身上的有关许鞍华特有的属性。

我所在城市影院还没有复业的消息。这不禁让我在这个炎熱的夏天更加怀念吹着酸爽的空调凉风,瘫在绵软的红色宽阔扶手椅上,吃着影院特有味道爆米花的日子来。是的,我在那被心理咨询师催眠般的红色椅子上抵制过世界的残缺,抵御过内心的惶恐,也为人性的卑微和厚重伤感而落泪,为人生的错落精彩而击掌。

影院,是我们遵守洁净心灵的有形阵地。

待我幕布重挂,许你安放年华。让我们在属于许鞍华的黄金时代里,如水面般安静静流淌的年华吧。

说》)所作的配乐,早已成为影迷们收藏的经典曲目,如《诺斯塔奇主旋律》《失去的呼唤》《玛莲娜主旋律》《欲望》《林蒙的突发奇想》《童年和成年》等。

莫里康内一生共参与创作过500余部电影配乐,除了上面介绍的几部影片,耳熟能详的还有:《歌剧魅影》《最佳出价》《洛丽塔》《豪情四海》《哈姆雷特》《约婚夫妇》《铁面无私》《马可波罗》《局外人》等。在电影配乐之外,莫里康内还写有大量的“纯音乐”,他曾经这样说起二者之间的关联:“电影配乐受制于导演的想法与文化,也受限于画面影像,但我试着放入自己的东西,‘纯音乐’是为了自我陈述,唯一的限制是作曲家的想象力、风格、敏感度和经验。”

莫里康内被誉为电影音乐界的“现代莫扎特”,但他希望能成为像布列兹、施托克豪森、贝里奥那样的作曲家,在音乐史上有一个小小的位置。莫里康内非常喜欢巴赫(BACH)的音乐,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巴赫名字的字母顺序从德文调号来看是一个音乐主题:B等于降Si,A是La,C是Do,H等于Si。莫里康内的电影配乐经常使用这几个音来搭配组合。

17世纪英国玄学诗人约翰·邓恩曾经写道:“我们的整个人生只是一个插入句,我们接受自己的灵魂,而后再还回去,如此组成美好的句子;我们的阿拉法和俄梅瑰是我们要思考的一切。在24个希腊字母中,阿拉法(α)是第一个,俄梅瑰(Ω)是最后一个,这两个字母既有开头和结尾之意,同时还意味着人生的“始”与“终”。莫里康内的电影音乐也是如此,除去撩动隐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它试图唤起的还是我们想象与理解的那个世界,我们自己生活的故事。

2020年7月6日,意大利作曲家、电影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Ennio Morricone)在罗马去世,享年91岁。曾获第52届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第79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第88届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

“变”是思想,不变是思想换人,“活”的是行动,不活机制就死人。两者互为补充又互为递进,并在“守”与“改”的辩证统一中,徐徐打开了重加加快高质量发展的雄赳壮阔的排代大幕。

## 三、“你们是有功之臣”

刘伯鸣就是通过这次一重打开技能上升通道,进入制造厂管理团队的一名优秀技能人才之一。他从普通技工入岗为水压机副班“生产副厂长”,十里钢城内仅此一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刘伯鸣一举成名。

其实刘伯鸣早就有名。一重号称世界最大的铸锻钢制基地,热加工能力处于国际领先水平。其自行设计制造的15000吨锻造水压机是世界最大的巨型水压机,制造出来的大型锻件不是全国第一,就是世界领先。领先制造必出领先人物,刘伯鸣自从1990年技校毕业后入厂后,就一直守在水压机房和大型锻件打交道,无数个不眠的攻关日夜,每一个世界第一骄傲和自豪,不仅让他掌握了炉火纯青的锻造技术,更锤炼了他勇于争先的钢铁侠的意志,连续多年被评为厂标兵,而且一直名列前茅。

刘伯鸣带领他的团队,先后完成16项万级别别以上的大型攻关项目,为企业做出重大贡献。